



(埃及) 凯马勒·迈拉赫著 李唯中译

本 书

根据开罗“新书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

征服黑暗的人

〔埃〕凯马勒·迈拉赫著

李唯中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4,000 印张：9.25 印数：1—16,700

统一书号：10109 1499 定价：0.73元



塔哈·侯赛因博士



塔哈·侯赛因在夫人苏珊搀扶下步出语言研究院

谨以此

献给为我照亮通往文明道路的人

凯马勒·迈拉赫

目 次

十月壮歌	(1)
时代巨匠	(10)
短途长忆	(18)
收获时节	(30)
集市归来	(34)
借问风色	(38)
私塾先生	(45)
重返私塾	(51)
乡村枪声	(57)
塔哈自刻	(64)
新的伴侣	(70)
泪铃叮咚	(77)
驶向明天	(81)
京城开罗	(94)
心中楷模	(109)
两个面饼	(119)
意外祸殃	(128)
塔哈奇遇	(136)
走向报界	(142)

塔哈应试	(148)
攻读法语	(153)
困难重重	(161)
晋见国王	(168)
爱情逸闻	(177)
塔哈自荐	(183)
战和之间	(188)
苏珊姑娘	(194)
巴黎情话	(201)
文艺沙龙	(207)
女子入学	(211)
爱情永恒	(215)
英雄相会	(223)
塔哈唱歌	(231)
文人相亲	(237)
穆泰奈比	(246)
文学之柱	(253)
群书之母	(259)
苦海求知	(265)
乐观长寿	(272)
光照千秋	(280)
附录：塔哈·侯赛因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	(284)
译后记	(287)

十月壮歌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将作为伟大崇高的日子载入我们阿拉伯的史册。十月，将作为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棕色巨人，顶天立地，满怀忠诚抚育每一位英雄。仰望天堂，瞻仰我们的先烈，他们人数虽少，然而他们的形象是多么高大啊！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激烈的征战之中，他们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身临艰险，却微笑高歌。

从那一年起，这个月份将永远令人羡慕，将永远铭刻在阿拉伯的光荣史册上。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我们的英雄跨越了失败的鸿沟，征服了荒谬，昂首举旗，胜利前进。

我们战胜了压在阿拉伯人民尊严和土地上的黑暗。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一齐向敌人发动猛攻，制服它，压倒它，驱逐它，使敌人胆战心惊，终于溃败在我们的手下。

十月，将永远载入阿拉伯文学、思想、文化的光荣史册之中。

十月还没有过去，塔哈·侯赛因在征服黑暗之后离开了人间。他展开双翅，飞向太空。这不是神话，却胜似神话……他奔上九霄云天，双手采摘思想的光辉，把它带回人间，献给我们的民族，播撒到人间大地。塔哈·侯赛因

是受天命虐待而双目失明的人，但他战胜了那长夜的黑暗。他怀着坚强的信念，立志要成为一个有用之人，成为文明桥梁上的英杰。他终于登上了文明群峦的顶峰，然而他并没有休闲自乐，踌躇满志，而是为人民奔走呼号。他大声疾呼扫除文盲，征服文化上的黑暗。他千方百计为把文化归还给人民而奋斗、奔波。他主张知识、思想的光明，就象信仰的光明，人人有权享用，就象空气和水，人人有权享用一样。

我赞美这位天才有两次生命：

一次，生的伟大；

一次，死后永生。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塔哈·侯赛因生于上埃及米尼亚省迈阿埃县基鲁村。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他越过死神把守的鬼门关，跨入了永生世界，他成了永垂不朽的巨人。

也许塔哈·侯赛因的读者和本书读者比我更富有想象力。不过，请原谅，我只想围绕着我的导师、我的朋友、我们的阿拉伯语音乐大师的超群出众之处写上一点东西。当他用阿拉伯语歌唱、描写和为他人照亮道路的时候，他真正地成了阿拉伯语音乐家。从平静的海湾到濒临大西洋的海岸，从奥勒比草原和东方的大山到阿拉伯南部的森林，沐浴塔哈·侯赛因大师思想光辉的人是何其多啊！

我不想为塔哈·侯赛因作传，也不想写他的生活片断，

因为他已经成了象英国的莎士比亚或意大利的但丁、阿拉伯的穆泰奈比^①和艾布·阿拉^②一样的不朽的大师。每一个阿拉伯人都应该认识塔哈·侯赛因。正是他带来思想的光明，为思想自由开辟了广阔天地，为真理、社会公正、科学见解铺路架桥。他是人们的指路明灯和学习的榜样。他是满怀信心去争取胜利、将自己的祖国推向理想境界的榜样。

塔哈·侯赛因性情开朗、温顺、诙谐、平易近人。他善于以自己的感触和洞察力观察世界。当他开始与艰苦岁月作斗争的时候，他却并未亲眼看见过世界。

在他的眼里白天与黑夜一样，漫长而又漫长。

他的黑夜与白天都是黑暗。因为愚昧或贫困，也可以说是愚昧、贫困的联合力量夺去了他的双目。小时候，请剃头匠为他治眼病，不幸他的双眼却永远盖上了一个黑幕。从此他再也看不见大自然，他不能看也不能读书，更不能瞭望。

他与人世间隔上了一道幕幔。

眼泪固然不能起死回生，然而可以纯洁心灵，使他变得更清醒、更敏感了。

① 穆泰奈比（915—965），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战斗，其感怀诗很富有哲理。

② 艾布·阿拉（973—1058），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盲诗人。著有七十部诗歌与散文。——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不一一注明。

童年时代的塔哈·侯赛因孤独地躲藏在角落里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但是，大慈大悲的真主赐予他的恩惠远远比命运夺去的多。

真主给予他决心和希望。

真主给他的视力增添了奇异神妙的光辉，并给予他以非凡的记忆力，使他更加有见解。通过其余的四个感官他与人们的联系越来越多，其中最灵敏的也许要算听觉器官了。他用耳朵不但可以看见人们，了解人们，而且还可以亲近或疏远他们。

在塔哈·侯赛因八十四个春秋的八十一个年头中，他真正实现了著名谚语所说的“目闻耳睹”^①。

塔哈·侯赛因曾经谈到和他同命运的盲诗人白夏尔·伊本·布尔特^②：好久好久以前，瘟疫夺去了他的双眼，遮住了他的视野，眼前垂下永久的黑幔。他的后来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那就是艾布·阿拉。他活到八十四岁，从他的诞辰到我们的大师塔哈·侯赛因逝世，不多不少，恰恰是一千周年。塔哈·侯赛因的文学好友害怕在激烈的战斗时刻与他告别。

① 原文如此。

② 白夏尔·伊本·布尔特（714—784），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诗人，以写妇女和讽刺诗文著称。一次在巴士拉醉酒时宣礼，教长借故他亵渎神明，罚抽八十鞭，致死。他是用阿拉伯文写诗的波斯人，是最早、最有成就的盲诗人。

穆斯塔发·鲁图菲·曼福鲁蒂^①是为塔哈·侯赛因铺平文学道路的文学家，还记得他是怎样终结了天命的吗？他非常热爱民族领袖赛阿德·宰格鲁勒^②，他忠于他，与他形影不离。当赛阿德·宰格鲁勒在开罗车站下车时，叛徒开了枪，企图杀死这位民族领袖。就是这一次，曼福鲁蒂献出了宝贵生命，终年仅仅四十七岁。

人民欢呼领袖万岁，恰似雄狮怒吼。

曼福鲁蒂殡葬那天，跟在他的灵柩后的人屈指可数，就连文学家们也躲避得远远的，致使我们的诗人艾哈迈德·邵基这样描述那次伤心的祭悼仪式：

你选定恐怖岁月作诀别之日，
痛悼你的声音随着大风消逝。
报丧者呼叫，而人们则关门躲避，
呐喊声几乎震伤人们的听力。
谁死于动乱恐怖之际，
就不会有人追悼、致祭。

塔哈·侯赛因征服黑暗之后告辞了人间。虽然前线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然而并没有影响人们去祭悼这位大师。

① 穆斯塔发·鲁图菲·曼福鲁蒂（1876—1924），埃及现代作家，著有《目睹集》、《泪水集》。

② 赛阿德·宰格鲁勒（1860—1927），律师，民族主义领袖。

塔哈·侯赛因去世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了大学里。我缓步进入大学的圆形大厅，来瞻仰塔哈·侯赛因博士的遗容。他象一匹伏卧的雄狮，又象一尊威严的狮身人面像。

我们的祖先，不是曾把狮身人面像的头作为智慧的象征，又把狮身当作对敌人凶狠的标志吗？

塔哈·侯赛因的形象一直矗立在我的眼前。

灵堂里庄严肃穆，那里挤满了吊唁的人；芬芳四溢的鲜花簇拥着大师的灵柩……国家首脑、各国驻开罗使节、思想文化界的名人以及教授们相继到来；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汇流到这里，就象峡谷间奔腾而下的洪流，都来向这位大师告别。送葬的时候到了，学者们抬着他的遗体行进在队伍之中。此时此刻，我的情感和我肩上的朋友的躯体一起晃动。队伍缓缓地通过作为顽强象征的埃及复兴纪念碑。送葬者的行列铺成了一条一望无际的大路，惟独能看到那大学的圆屋顶高高地耸立在人流之中，它仿佛是在最后俯视一眼自己忠实的儿子。塔哈·侯赛因是第一个荣获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的人。队伍缓缓行进，人们高呼着征服黑暗的人的名字，一直来到尼罗河大桥。滔滔尼罗河，滚滚北去，它的恩泽是无限的。好象塔哈·侯赛因想最后望一望尼罗河。他衷心地感谢尼罗河，正是它的河水肥沃了埃及大地。而今，埃及大地就要笑纳他的遗体了，让他的灵魂与尼罗大地永世共存。

就连幻梦，在塔哈·侯赛因这里也被征服了。许多曾

经背信弃义的人也前来参加送葬。塔哈·侯赛因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时曾经对他们说过：“我来了，你们也来了。”

但这些人终究是没有信用的，无论日月如何回旋，这样的人总是有的。

至于那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他们是满怀对埃及文化发展的象征——塔哈·侯赛因的忠诚而来的。

他们中有在我获悉塔哈·侯赛因逝世消息之后立即取得了联系的陶菲格·哈基姆^①。

他在电话中说：

“多么不幸啊！不，不对……你肯定塔哈·侯赛因真的去世了吗？”

我告诉他说，是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②总编辑委托我与你联系的。如果你想写……

哈基姆说：

“我立即写，马上送给你。”

他的祭文写道：

“巨大的悲痛……”

阿拉伯文学界沉痛哀悼自己的伟大支柱。我悲痛地悼念我卓越的朋友。如果说阿拉伯语以口头文学开始的话，那么它将最终传颂塔哈·侯赛因的英

① 陶菲格·哈基姆（1898— ），埃及著名作家、剧作家。著有《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

②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埃及著名文学家。著有长篇小说《宰乃白》、《我是这样的人》。

名，传颂他对阿拉伯语的伟大贡献。只要我还活着，我的心，我的嘴决不会停止对他的怀念。平生最美好的岁月将我们集合起来；共同的思想将我们的心血汇集到书的字里行间……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跨过人间庭院，走向不朽的乐园……你的灵魂决不会离开你的躯体，除非失望远远地离开埃及……真主啊，愿你的浩荡恩泽博施于为埃及作出了不朽贡献的伟大儿子。他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万古流芳。”

一代巨人、阿拉伯思想的先驱马齐尼、萨拉迈·穆萨、阿卡德、鲁图菲·赛义德、塔哈·侯赛因都是陶菲格·哈基姆的笔友、至交，在他们相继逝世以后，陶菲格高举起他们举过的思想旗帜继续前进。

几天之前，我和陶菲格·哈基姆聊天……

当他看到我有些愁眉苦脸时，就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

“真是奇怪……传播欧洲文化的人，特别是热爱巴黎和法兰西思想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上埃及人。有泰赫塔的鲁法阿·泰赫塔维^①，他介绍了《赤金精选到巴黎精选》，上世纪中叶，他翻译了《法兰西宪法》。还有曼法鲁特的曼福鲁蒂，他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他还翻译了许多法国的文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例如：《目睹集》、《马吉杜林》、《泪水

^① 鲁法阿·泰赫塔维（1801—1873），埃及近代著名作家，埃及近代复兴运动的倡导者。

集》……此外还有阿巴斯·迈哈姆德·阿卡德，他研究、分析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德国的思想。艾哈迈德·萨威·穆罕默德，他给我们介绍了美丽的光明城市巴黎。这两个人都是阿斯旺人。穆斯塔法·阿卜杜·拉齐格、塔哈·侯赛因是米尼亚人。他们在发展运动中，在不断地探讨我们能够看到的活动着的世界的运动中，在研究新天地的运动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世界现在正向我们的视野以外运动着。”

陶菲格·哈基姆微笑着回答道：

“只有我一个是亚历山大人。”

我说：

“当然一个海岸的人向往着另一个海岸咯！然而你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吗？上埃及的在炎热太阳照耀下的人们向往西部高原，他们从那里带回来新的东西，借以丰富他们祖先留下来的文明。”

说到此该结束了。我仅仅是说昔日的神话已经变成了现实，人们再也不会再有往日那种惊讶了。

不是吗？

我们应该更新，发展塔哈·侯赛因希望革新发展的东西。他召唤我们不要思想僵化，而应该在科学、艺术、文学、思想中不断走向新的天地。

时代巨匠

塔哈·侯赛因的前半生充满艰辛，而他的后半生也不平坦。

塔哈出生在上埃及的基鲁村。他的父亲侯赛因谢赫^①是一位甘蔗田看守，儿孙满堂，高寿一百零一岁。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位上埃及农家的儿子走完了八十四春秋的漫长生活历程。八十四年之间，他陶冶了自己的品格，跳出贫困与愚昧的黑暗圈子，跨进了思想的光明世界。天命与贫困和愚昧的联合力量夺去了他的双目之后，他发奋进取，先入私塾，继而进爱资哈尔^②，后又在埃及国立大学攻读。毕业后，北跨地中海，来到法国蒙比利埃、巴黎，奋力掌握文化钥匙，为传播文化奔波呐喊……他成了教授、作家、评论家、院长，直至部长。塔哈·侯赛因博士坚韧不拔，终于达到了光辉的顶峰；然而他并未就此停息以自赏，他为人民大声疾呼：文化教育应该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就象空气和水一样，人人有权享受。

塔哈·侯赛因的后半生也不平坦。在他生命的最后十

① 谢赫：原意为老人或长老，在家庭和社会中往往作为对人的尊称。

② 爱资哈尔：开罗的一座清真寺，建于970—972年，附设有著名的神学校，至今仍是穆斯林的神学中心。